



时代写作
EPOCHAL LITERATUR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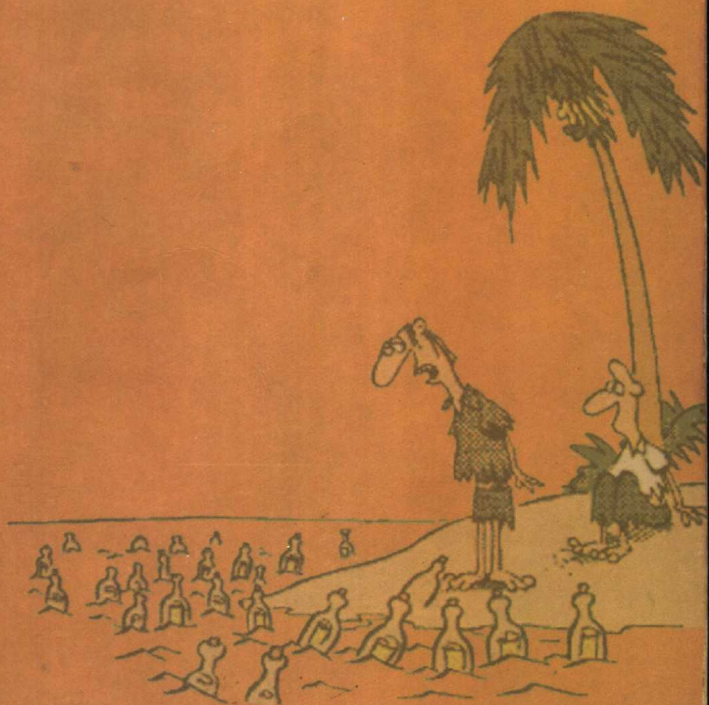
燕
俊
著

Wu yu zhi lian

无

雨

之
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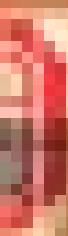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三
三
三

无

雨

之
恋

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
俊
著

无

雨

之
恋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HIDAI XIE ZUO XI LI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雨之恋 / 燕俊著—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

2002. 10

(时代写作系列)

ISBN 7 - 5387 - 1697 - 1

I. 无… II. 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4431 号

无雨之恋

作 者：燕 俊

选题策划：彭想林

责任编辑：邢爱光

责任校对：邢爱光

装帧设计：吕青青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：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172 千字

印 张：10.125

插页：2

版 次：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 - 5387 - 1697 - 1 / I · 1611

定 价：20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燕
俊

YAN
JUN



燕俊,1979年出生。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。喜爱电影、音乐、flash,酷爱写作。有中篇处女作《逝者如光》在《小说家》发表,并与其他作品被收入相关文集。擅写青春的情恋与迷惘,敏锐捕捉都市年轻人支离破碎的心理体验。



作者简介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、朋友、清华、静子妹妹以及所有爱过我和我爱过的人。

毛线团、左轮枪与艾滋病

(代序)

李苦石

第二遍仔细看完《无雨之恋》是在它即将出版之前，这一次是一气呵成，就是那已经温好的陈酒从舌到胃，一路痛快了下去。第一遍看《无雨之恋》，则是踩着作者的影子走路，因为，那时几乎是他每写一段，便通过网络传给我，如此断断续续，直到2002年的“五一”节前夕完稿。

我迷恋这一次的痛快，如果不是两次不同的阅读经历，我恐怕是不能明白这种快感的。

于是我想呀想呀想呀，想用什么来表达出这种快感，但到最后，却只想起了这个——毛线团。

毛线团……到……快感？中间好像要跨越好几个黑洞，进行好几次空间折叠似的。然而这个故事的确是一个毛线团一般的故事，我的直觉的确是准确无误的。

关于毛线团的种种描述，实质只有两层——卷毛线团和抽毛线团——如果一团毛线不被卷起也不被抽取，恐怕就配不上毛线团这一称谓；毛线团是活生生的，哪怕它呆在这个房间最为偏远的角落，它的心跳也有最坚定的回声。

这个故事正是一个活生生的毛线团：既是卷起来过程当中的毛线团，又是抽出来过程当中的毛线团。总体上看来，毛线的一头在不停地卷起来，另一头则是在不停地抽取。

故事的开头似乎是平淡无奇的，甚至有点呆板，作者显然并没有想到把这个变得更惊世骇俗、鬼魅妖娆一点。（卷毛线团的一端就是这样，从一点点绕起，无中生有。）故事的张力却是在一步一步地彰显，如同黑夜里在大漠中发疯行驶的火车，虽然四望没有参照物，单单铁轨缝隙撞击车轮的声音按部就班、不紧不慢地密匝起来，就够刺激了。（或许读者一开始认为这个故事不过是关于城市里的颓废人生，读到故事的中间部分，他就会恍然大悟。作者很巧妙地利用了911事件、天津艾滋病扎针事件，推动了整个故事，一环接一环的紧张气氛，逐渐会让读者喘不过气来，最后读者已经很难控制自己的阅读了。这个故事渐渐脱离了原来的视野，渐渐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，好似变形虫吞下了什么一样；毛线团子越来越大，卷线人不断变换着毛线的走向，速度也越来越快，线团子也鼓了起来，然而所有的人却不能预知，什么时候绷紧的毛线会突然失去源头，于是紧张兮兮的。）

然后，当然，作为魔术师的卷线人突然宣布，线团的另一端已经被施了魔术，线团中央已经多了一样东西，所有的人便把目光转向了结尾，而不是故事的推进了，他们开始期待抽毛线团的过程。（故事发展到仿佛不能再起波澜的时候，男主人公吴宇突然染上了艾滋病，女主人公悠然若即若离，悬念凝固了，但读者都不会相信故事如此简单；线团子明明没有变大，卷线人怎么会说有东西在里面呢？）随即，故事平稳发展，读者却有点迷失方向，但身不由己，坐上了发疯的火车，只有在座位上提心吊胆罢了。但真等火车停下来，也就这么停下来，好像刹车这东西就是有个什么人去踩就行了，原本是完好无损的，火车发疯不过是梦一样的经历罢了。（莫名其妙，真的，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出人意料的是个迷局，小说居然给出了两个完全可以成立的结局，只是，作者也好，读者也好，辨别不出真伪罢了，或者说，作者和读者根本就难以取舍这个小说结尾的真实，真实的是小说变得哲学化、寓言化了；毛线团子抽完了，里面却什么都没有，但好像又有什么一样，魔术师消失了，总好像留下了什么，哪怕是红外的温度影子也好，但灯光下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）

毛线团的失踪，我突然想到了这个——这个是结局？这头没有了线团，那头也没有，空荡荡的样子，就是这个感觉。

不过，读者并不觉得是空虚的，只是故事本身变得玄妙，而不能言语了。所以，作者也只有选择把故事结束。

当然，不论是行文也好，结构也好，《无雨之恋》是几近平凡的，但故事却不同凡响，确实也只有不同凡响来形容了。

然后就是左轮枪。

作者是个枪手，但不是美国西部牛仔那种拔枪就射的枪手。他是一个神秘的枪手；左轮转盘上，并不是有整整齐齐的六个孔，而只有四个大小不一的孔：吴宇、老猫、珠儿、悠然。他每看准一个目标，就打开枪膛，缓缓转动轮盘，让四个孔其中的一个对准枪管，然后合上枪膛，开枪。总体上说，吴宇是装短头子弹的孔，近距离发射；老猫是小口径的孔，点到为止；珠儿是烟雾弹的孔，简单使用、毫无危险；悠然是狙击弹的孔，准确、深入、简约。

正是这样，作者这个枪手在不同的决战中使用了不同的孔，装了不同的弹，恰到好处地解决了对手。

否则呢？

不知道，真正的枪手都看重自己的枪。如果不用这把枪，或许这个故事会一塌糊涂也不一定。

最后谈谈艾滋病。

我一直恍惚觉得，作者谈的这个艾滋病，就是七八十年代音译的那个“爱之病”。或者在作者的笔触中，这个“爱之病”是和艾滋病形影不离的吧。

探讨艾滋病，似乎是小说很严肃的面具，然而更为严肃的是那个“爱之病”。因为爱而生病么？男主人公看似

放荡不羁、性生活糜烂，却在一个真正的爱情面前生了病。这个病引起的吴宇艾滋病事件，和911事件、天津艾滋病入扎针事件所引起的恐慌其实是同一的。

我们在惧怕什么？我们真正在惧怕什么？城市、工业、金钱为我们留下的恐惧空间还大么？不大了，我们似乎可以横行无忌，胡作非为，让道德、理想、感情都见了鬼。城市里面的人所恐惧的也许变得乏味起来，仅仅是大灾难、大厄运，遇到这些人们才会手足无措，但风平浪静后，又会原型毕露。《无雨之恋》却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正恐惧的是感情，是爱，只有爱这东西要的不是胸前的一磅肉，而是我们的骨髓。

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感染上了“爱之病”。吴宇也好，悠然也好，关键时刻阳萎的老猫也好，平平庸庸的珠儿也好，都是在不相信爱情的时代染上了“爱之病”。他们在恐慌，在猜疑、迷惑、犹豫、否定，机器时代告诉我们的定律是“第一、别想未来，别期待什么。第二、别试图了解对方，我们可以了解对方的身体，但别想了解对方的灵魂”。做爱做爱做爱，机械式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，这是时代锻炼的真金。

然后，艾滋病来了——伴随着机械——针筒、机械式的做爱。假的艾滋病差点结果老猫，这东西就像所有大结局前夕主人公被恶棍打倒一样，最后老猫幸存了；对于更加城市化的吴宇，他更加恐惧爱，他莫名其妙借助艾滋病来消除恐惧，或者说是他想确证爱的存在。所以他选

择了用艾滋病来拷打对方，试图逼迫对方放弃，其实在潜意识里拷打了自己。他最终还是分不清精神恍惚，陷入虚幻与真实的交错，他是病入膏肓的，无药可救了。

《无雨之恋》看似探讨的是艾滋病，其实是在探讨每个人心里面的“爱之病”。物欲世界有纯真的爱么？我们踏踏实实地爱着么？其实，到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相信，或许读者潜意识中也在思量、恐惧着这东西。弗洛伊德说人在潜意识中包含着死亡和性，可能艾滋病真的是“上帝给人类的惩罚”，因为同时包含着死亡和性的绝症，绝对不是—种“生理考验”，而是一种“心理考验”（本节引文见小说原文）。

最后，我突然发现，《无雨之恋》其实就是吴宇之恋，也就是无语之恋，更是物欲之恋。

2002年8月27日16点56分于北师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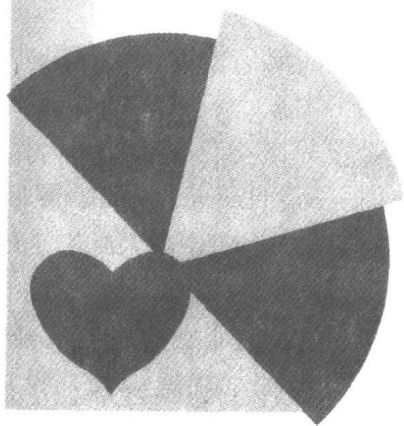
毛线团、左轮枪与艾滋病(代序)……李苦石 1

引子	1
一、吴宇	5
二、老猫	41
三、珠儿	109
四、老猫	115
五、老猫说吴宇	123
六、老猫和悠然	129
七、悠然和吴宇	135
八、悠然和欧阳	175
九、悠然吴宇和沈坤	185
十、悠然吴宇和欧阳	197
十一、悠然和沈坤	209
十二、悠然吴宇和沈坤	215
十三、悠然和吴宇	247
十四、吴宇	269
十五、无雨之恋	291

WU YU ZHI LIAN

引

子



懂事之前
情动以后
长不过一天
——王菲《流年》

我驾驶着登陆艇破浪前行。骇浪冲天，潮头涌动，波涛重重叠叠拍击上来。我被裹挟着一次次冲上高峰，目力所及处尽是一片白花花。在那滔天巨浪里，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，搞不清自己是谁，只觉得自己如置身于险要的大峡谷，两岸壁立千仞，身边沧水横流。我在这重重巨浪里越冲越高，越冲越高。有一刻觉得自己飞上了云霄，万有引力消失了，我的心在空气里散开，眼前迷霞错锦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噼噼啪啪地闪着。我几乎喘不过气来，那巨浪忽然间倒下去，摔碎在虚空中，我一头冲下去，溅落在巨浪里，觉得自己每一根血管都爆破了……恍惚中，

只听见巨浪的撞击声，喘息声，尖叫声……我看见了那颗迅速旋转着的瞳仁，那是什么？风暴眼吗？自己快要死掉了，浪峰如雪崩般塌将下来，劈头盖脑，我只看见水花四溅，如雪如银……

潮水退去了，我搁浅在金色的海岸上……

缥缈里，有歌声响起，是西蒙的《寂寞之声》，这歌声仿佛遥远天边的隐隐风声。闪光的空气开始冷却下来，最后变得澄澈透明。我大汗淋漓地躺在悠然的身上，觉得灵魂还在空间里飘荡。

“为什么放这歌？”我问。

“我喜欢啊，这个好听。”悠然说。她的脸颊的潮红还没有退去，周身湿漉漉的，好像是真的刚从浪涛里捞出来。皮肤细腻，摸上去温暖润泽。

“噢，是这样。刚才玩得好吗？”我问。

悠然羞涩地点点头，将头往我的颈窝里钻。潮润的秀发就在我鼻翼旁晃来晃去，暗香浮动。

我把头扭到一旁去，因为那头发把我的鼻子弄的痒痒的，老想打喷嚏。

“哎，有两个原则。”我说，“第一，别想未来，别期待什么。第二，别试图了解对方，我们可以了解对方的身体，但别想了解对方的灵魂。明白么？”

悠然抬起头看着我，两只眼澄澈见底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

“别这样看着我，你会爱上我的。”我用手蒙住她的眼，

“这是两个基本原则，有这两个原则，我们就可以玩得很好，大家都高兴。明白么？”

悠然拿开我的手，垂下了眼帘：“ok，我明白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我翻身把她拥在怀里，“把这歌换掉，我们再来一遍。”

秋千重新荡起……